

鹿
裘
石
室
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大司寇華陽徐公六秩壽序

天地之淳燿貞固者緼釀釀郁則必有昌明博
大之材出乎其間以楨王國以總人紀用章一
代之鴻烈然亦不能使其材人人必獲盡而所
爲盡其材者往往權屬於人主人主之於人材

勢宜無所不可盡乃時有所不必盡也者若材之自有也委運於天而待効於人主固宜有所不能盡卽能盡矣而又有所不欲盡夫能盡而有所不欲盡是爲善其材者也而識者率於是乎觀世焉將抑以有不欲盡者其有不必盡者耶 明興創都金陵余郡在左輔非不斌斌具材用顧所稱昌明博大者不槩見鼎鉉樞衡之重濶焉久之迨於今有大司寇華陽先生徐公者出入三朝繇爲令郎銓曹叅東省以歷京兆

和歌風流一代盡秋色六朝多宿草雖今日將
如涕泗何

楊姬館逢卓懋德北上

以君一日長別我十年餘桃葉愁中檝梅花病
後書寸心從髮短孤夢隔秋疎莫戀當壚者君
王問子虛

高座寺攜妓齋誦

佛日聊相假人天此共過伊蒲堪結饌穠李且
停歌白石叅空界青蓮出愛河不知趺坐久臺

上雨花多

早春再過呂玉繩司理衙齋兼期見過

已教人日過又見酒星來雅爵仍無筭刑書豈
盡才春生占宿草風落見殘梅亦有蓬蒿徑將
因客漸開

送濮子升司訓新都因呈汪司馬二仲

龍門知不遠駟騎府中趨第五應何減貞孤與
衆殊秦官推掌故軒帝授真圖君自依仙隱人
稱吏是儒

夜愁

羅幌依霜早金壺引漏清爲愁非一種向夜卜
三更斜月移人影空江落鴈聲不知青鏡曉已
見二毛生

亡姬遺篋見團扇

一持團扇泣秋霜况復更自非中道絕徒有合
歡名裁月身隨隱搖風態轉輕已深文綺怨篋
筍若平生

送閔壽卿還金山禮閻頭陀

避地歸浮玉尋師學鍊金秋霜凝別夢江月照
冲襟樓閣中天曉風烟四壁陰滄波空浩蕩東
下是予心

由桐汭趨溧陽入舟却寄季豹

郊關攜手處忽漫是前期以我去家日當君失
意時臨岐贈馬策改汎學鴟夷軫此東歸水將
因寄所思

遊虎丘

未作五湖遊先來問虎丘一峰傳海湧片石儼

舍而朋比盛國是搖徐公嘗司封業有西伐又
貳邦政矣乃俾遂其不欲盡也者子何言才之
必盡焉畢召在周皆年百餘歲一爲豕宰一爲
大司馬此其成式也鼎唯唯彼能忘天下者然
後可以托於天下能不欲盡其才者爲能盡其
材者也徐公始耆爾進而十年有營平金城之
策又十年有尚父後車之載又十年有鬻熊道
符之師又進而十年則召公畢公之勩在矣羣
弟敦若綿以告叔和相赤叔平輒然曰吾兄言

驟而切於時鼎言者後而達於理然均非徐公
意也公請歸而反關卻埽端居理詠以自娛或
自銀臺公而下歲時杯酒兄弟相問勞如是而
以其所不必盡者聽之君其所不欲盡者任之
子其所不可勝盡之年取券於造物吾聞道之
真以壽身其緒餘以壽天下國家而已余兩姓
世相締昏姻同籍舉凡三世翁仍其一也而公
三男子悉公輔器冢孫之舉與公覽揆之歲會
吉祥善事有開必先善祝者莫如詩以次遡申

甫之降嶽頌文武之憲邦諷孫子之詒燕歌日
月之升恒相率而虎拜稽首爲之颺言曰 天
子萬年臣亦世世無有害唐哉皇哉庶以侑公
醕

又

今皇帝嗣曆二十三年歲紀旃蒙大司寇華陽
先生徐公予告之明年也會禮曰耆里之後進
高子君翰張子仲率吳子惟會長輿濮子仲孺
余叔季豹輩及公之白子相與道古友暱獲嚴

事公屆期屬爲祝於鼎小子鼎固先爲魏大夫
諸父役矣雖然季豹猶然諸父也於諸子則馬
之齒少長誠無善言不敢以至再辭念童子時
當嘉靖辛酉竊睹今少傅新都許公少師吳申
公與徐公各以經魁南畿已並舉甲第陟三孤
都九列鬼焉名世實前此希覲也兩公載筆侍
從優游文墨薦以柄國式百辟而弼一人徐公
歷中外職錢穀法比銓衡流品規調兵食其最
後入而佐司馬南而領爽鳩氏大要以兩公所

爲鴻謩秘畫在帷幙之中潛修默運於陶鈞之
表然其初在著作之庭大者以紬經刪史黼黻
太平次而殘膏賸馥亦足以霑被天下天下固
未嘗不交頌其功而於文之効猶顯而易見徐
公率孳孳衽席吏民或張皇撻伐以申國威於
玉斧所畫之外使天下震耳駭目咸推爲當代
之勞臣而其於短長奇正名實道術若管韓之
所控搏鼯董之所籌筴者抉其精而匿其跡有
實蹈而無窾言文之月因微而難闕比年軍興

日繁吏議日棘 禁中之政命時有所操舍不能若昔之共已而聽人始儻然有老成求舊之思而二輔之功視文益著矣徐公亦以尚書請歸第絕口不言勞葛巾短褐飲酒賦詩儼然司馬之洛下白傳之香山於是前所駭震其威望勛伐彪炳一代者悉轉而賡歌播詠於清風之穆如公之文始視勞益章顧世所爲文則又踦經術詞賦而兩之之兩者勢不無偏重而力不無分岐一經七畧之傳繡虎雕龍之嬾雖有濟

美第各掇其一而已伯子以造士升少公辛酉
之秋凡四歲經術効矣迺益務閱覽博聞脩辭
嫺雅直將躋作者之場蓋徐公有兄偕家太中
舉而齎志焉是時銀臺先生卽嗣起公猶穎異
負卿材故徐公仕而優於學伯子蚤達且席世
寵富藏書故學古而後入官要以今古異稱通
識必兼獲先後緩急異用作述在庭隅卽是以
概徐公也出則動而不括居則靜而有方論世
則象賢語耦則儷德昆弟則表高陽間族則具

惇史陶陶乎恢恢乎衷無所撓其慮而外無所
拂其境今望之長身玉立須飄飄沃若鬣鬣光
可鑒甘食健步六十年如一日也進此而百千
萬億卽公有所不自知而忽馴至之語曰帶適
要則忘帶屨適趾則忘屨適斯忘忘斯化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斯其至矣諸子聞余言則謂公
懸弧之辰其日在庚其月爲蜡蜡也者合百神
於南郊以報歲而爲來年祈穀於天宗者也
天子邁德伊耆以徐公勞苦功高百日蜡而一

日澤故予之歸以展必報及其農祥正桑扈鳴
詎能忘天宗之祈禮之耆曰指使言役智不役
力也黃亮翼贊特二輔之所爲潛脩默運而已
寧復欲其力用乎昔冢臣告老佐者請畱若周
公之於君爽不則進賢以代若鄭侯之於平陽
或兩公今日之所有事也是歲也前期爲甲午
少師耆後期爲丙申少傅老三壽朋而九鼎峙
我東南一時盛事云

東洋王翁七十序

唐書石室集卷之十一
典午以還迄艸肅之際江左稱閥閱文章莫有
淪王氏者彼興謠於王與馬共天下其盛可知
而尚書令僧虔之誠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
劣者虎豹所謂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七葉於茲
然余讀僊經則次仲落翮於大夏天門柔氣於
法金方平劈麟於行厨葉令飛鳧於賜履咸能
守真抱一後天地而彫三光又王氏其最著矣
夫遠則出世近則應世應世則揚藻策勛出世
則雲昇霞舉俛仰今古挈兩者而侘獲之吾見

誠莫王氏若者也蓋其支委澶洄於余邑而有
龍溪之王龍溪之王殆深閟重積而有東陽公
爲之宗長東洋公者今孝廉君君善之尊人也
龍溪爲余邑孔道南下走秣陵東走於湖舟車
纏屬故多什一取贏公見以有賈行者必有賈
心輒棄去務公稼非其力不食俗機利近佻而
東洋公性敦朴質直貌若不勝衣言呐呐不出
諸口及君善由造士應對太常也公行與俱顧
瞻一陵闕之鉅麗冠珮之歲蕤與夫馘術之豐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肆色粲然喜已復憫然私語君善曰京師居大
漠與虜爲隣人知所大患而吾觀於齊魯趙冀
之交荐饑民貧至鵠形揆情審執易與生亂
天子日坐法宮威命時有所操舍腹吮牙格朋
比角張此汝曹異日患也小子識之始謂公第
恂恂長者乃以是勸公有大計志念深矣而公
固不自見其長浮沈里閭謂伯子汝世吾業而
爲農汝弟恢吾業而爲儒卽就君善養於城即
不覆欲盤辟士大夫間曰漢高祖已帝都長安

而太上不憚時時思我蹴鞠鬪鷄之侶遂令胡
寬營新豐甚哉故之難忘也邑令君聞其賢奉
爵一級且親式其廬君善伯仲雖敬受公未嘗
一御焉大較東洋公意在服嗇所爲儉與慈其
寶者乎夫寶儉與慈老氏之訓也冲而不盈有
而不宰譚仙術者必是歸東洋公將無以出世
自命而以其應世者屬之子於是徵王氏有世
德已惟歲丙申月在戌適公七十之期禮之名
七十曰老而傳公所以傳者旣鴻且博矣余叔

子平及諸孫敦並與孝廉君有媿獲父事公相
與脩祝請余爲之詞余踰臺望耄何所事文因
述王氏之先烈若東洋公之顯承以備惇史二
子稽首以守真抱一之道謏未及學雲昇霞舉
之昇竊謂寓言所可粗憶切引者王丞相溥父
祚家居每賓客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
趨侍極尊養之禮世號十阿父者是也此豈必
雕三光後天地翹人跡而上征乎余輟然曰瑯
邪太原多故實汝曹能舉之以此爲公擬庶幾

必於其倫余猶記公北首時所憫然私語孝廉
君皆社稷大計其跡十阿父出入自恣爲維人
患恐者何啻逕庭耶顧益念尹令君甫蒞縣卽
有以表而風之大匡之解曰法人惟重老重老
惟寶所寶惟賢夫寧直老而已

封君溫陵黃太公暨曾太孺人偕壽序

今地大物豐弦誦甲天下稱冠帶之國者莫如
晉江余聞晉江有績學篤行之君子黃先生黃
先生者今司農郎黃君父也黃先生其初非晉

江人而家同安之長興里里僻遠少所接結駟
之遊戶外之屨先生有大志慨然曰夫河伯望
洋向若而始知已之聞道百耳由管中窺豹一
斑彼養于霧七日而其文蔚者爾邪故曰文學
鄒魯雒陽多賈化所處之屬也則始遷晉江云
晉江與同安俱隸溫陵郡是時黃先生爲郡博
士弟子業有聲督學使者行部溫陵輒優黃先
生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復在晉江矣晉江有名
士十數人者來與黃先生遊講德譚藝顧無不

心服黃先生者先生每一文出輒爭持轉相詫
曰是自同安來黃先生乎而先生亦隆隆自負
不下人然此十數人者先後獲雋各起家去而
獨黃先生爲博士弟子自如也迺先生固已生
五丈夫子而四且从先生爲博士弟子入則執
經出則執御晉江人咸以諸子擬五岳先生猶
昆侖又以擬五星先生猶奎猶東井司農君復
語余文炳兄弟幼學時家大人實父而師者也
每當晝正襟端誦聲瑯瑯徹垣一方夜丙燈熒

災與牛斗交射吾母曾太君時時佐旨蓄相勞
苦也而文炳以有今日敢志明訓以忝所生蓋
司農君舉丁丑進士令東陽上最 詔封先生
如其令曾太君封太孺人銀章翟弗望里閭矣
余問司農君君爲東陽以茲郎司農先生將何
所教君司農君曰東陽其土風敦龐勤耕織士
尚禮家大人屬余小子以寬和治而余小子遂
用寬和名居嘗讀詩至民亦勞止太史公平準
書而睹于國計所損益竊浩歎者久之及余小

子司農出權淮上也主算緡錢因遺書余小子
百姓本望若生我而浚我以生也乎上不困國
下不敝民若其勉旃毋忘若翁昔者之浩歎也
淮上之役則余不佞亦以郎主儲來見黃君大
度足智謀善財闊陜明開塞大都以不困國不
敝民如黃先生所稱述者余未嘗不中賢黃君
今殆有所繇來矣頃余得調去黃君將請沐暫
歸晉江且爲先生太孺人壽也先生今年始六
十大孺人五年以少而期皆季秋余意淮有酒

其曰五加皮者猶良能延生益壽諺有之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五加黃君必以此上萬年之觴矣而黃君垂橐以逞不復有携也甚訝之君答余往令東陽時東陽有美醞若世所號河清者嘗以獻家大人里居家大人讓之曰若不聞陶母之還侃坩鮓而謂以官物遺我何益我邪太孺人傳使者家猶有玉井芙蓉池足釀也余胡敢庚以此恩二人余爵躍前賀黃君夫壽者久也惟沖然無所求于世而藹然有所德于

人迺久耳黃先生所爲德東陽若淮上者不可
勝原而不以一亩故爲司農君增廉白何冲也
於是知黃先生之遷晉江曾太君又不難於安
土也非獨以有開必先其所自濬殖抑亦延生
益壽之具矣

贈陳博士先生北上便歸吳門爲壽序

博士官建置自秦固特典圖籍爾漢武表章六
藝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自公孫弘以治春秋爲
丞相封平津兒大夫引經斷獄天下學士靡然

鄉風矣今世以制科代辟舉卽三事九列非明
經不辦視漢爲猶嚴而其業爲尤專云吳郡陳
先生起家春秋來教宣城也蓋其人醇長者家
世授經雖容容焉不事苛禮而營身不誣其言
內內至于離經辯志又纏纏有緒其文肆以博
而不色見其行敦以實而無所立僅其物軌修
而躬量設士相顧而化已教旣成遷太學博士
時宣之薦紳大夫難于去先生而屬余友某君
以言請謂余從主爵後寔司銓計其于博士何

哉而當陳先生也余不佞卽不嫻于文詞亦嘗以職事習其故矣夫太學 天子之辟雍也胄子教者教其能爲人子能爲人臣而已故卑而之尊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太學而後貴之是以無不能子無不能臣者方茲教夷而坊弛日有怵心宣淫廣燕不衷乃服又惡知有尊乎要以翦流佚而峻防檢則莫若折之節之衡之杙之牙之牯之也是以重得樸素質直之臣而作之師則陳先生其人已夫以節上下辯等威懲惡

而勸善王道之正人倫之紀莫嚴于春秋故董
子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子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陳先生當是時也不更急于用
哉 上廣厲學官黜浮尚雅以明大一統之義
過孝武遠甚卽家而起相婁東公婁東公亦治
春秋二三者碩緣儒飾治道德爲輔初不在曲
學之流其兼苞並蓄以人爲量逮于吐哺握髮
者又非設翹材開東閣所可差比陳先生而往
適資遇合此其時也某君往言兩漢之志儒林

大都在齊魯周秦之虛江以南無一人焉誠可
異今吳中地運爲天下最其文與人蓋自言游
以來于斯爲盛然言游及門高第而于春秋不
能贊一辭也陳先生則有所著稱矣陳先生是
行也會其月念二日顏太夫人年七十之期而
其尊公徵君七十有二因得以簡書之間歸里
門而爲壽焉昔伏生善治書年九十不能行而
漢使掌故就其家受之女子陳徵君躬見其子
之以經術顯諸孫且蒸蒸多誦視伏生所得孰

多耶 天子儻幸太學而修饋醕几杖之儀則
陳徵君者必將膺老更之選先生且獲分大官
之饍以入獻太夫人不益亦大愉快乎

奇峰後先生七表序

夫善易者不論易蓋讀其言而有概於余邑後
先生焉後先生余邑之聞人也少爲博士弟子
業有聲輒棄去多所博外家無所不善而人董
董稱先生善相地先生卽棄去博士籍而於其
文實善識之又善相人其以女歸江夏令顏君

也固顏君居約時沈太史君典任俠破產且屢
躓於太常里人多竊姍笑之先生倍與之友善
太史亦工相地侍御公崔夫人襄事並請裁先
生未幾而太史舉大魁則貽書數千言謝先生
先生絕口不談也然自是以幣安車迎先生者
踵相接矣先生卻不應第走吳趙宗伯走新都
汪左司馬與豫章詹學使而已宗伯司馬文章
言語妙天下詹公故令余邑良率愛重先生不
敢字稱竒峰先生云大都先生善相人識文以

顏君顯善相地以沈太史及二三鉅公顯而要
之非先生好也先生之中好而用志不分者莫
如養生主其主在彭祖之接引抱一守雌外而
杜衡內而律氣可以還精可以補腦可以久視
可以長生昔黃帝之質素女天老之教軒皇皆
是物也雖然其勢危如捧盂水其機迅如御六
馬善用之則拾級而上不善用則建瓴而下迺
後先生獨有侷得焉顧先生不喜著論示人人
間私語余小子某耳余惟土圭立表望景相攸

其法緣本先聖其波衍於景純景純盖有道而
僊者也郭介休不爲危言激論而東都人倫莫
不取則此其人豈姑布子卿若呂公許負之倫
非苟而可者也輓近世圍之以爲術古至人融
之以爲道故曰吾觀解牛而得養生焉後先生
可謂貫三曜洞九幽庶幾至人之所爲矣因天
用地易爲彌綸先生業治易者也而不著論則
管公明之云善易哉惟歲庚寅先生紀年七十
二八代射且圖萬方之所希見焉余願與顏君

月
奉先生以敬亭爲空同爲具茨宛句爲瑤池爲
弱水儻無負先生所私語余及善相顏君者耶
余往聞後先生口有七黑子一昔夢宿北斗垣
旋失其處則先生之生所繇來遠矣世欲知後
先生乎君其問諸牛斗之宮

從祖少公兩池翁暨汪孺人偕壽序

余家有隱君子梅少公者少公昆弟凡七人而
公居少故曰少公公長身銳上豐下行挺勁而
語倭夷驟卽之樸茂人耳而忼慨諒直事有所

不可髮上立彈指抗膺風決電舉以必信其言
務徇其志此在壯已然而公今年七十三中春
月下弦汪孺人亦六十矣公四丈夫子伯髯而
絕倫仲起功曹爲雒尉次太學高等最幼爲季
豹而材最美季豹卽籍諸生乎薄諸生業不爲
而爲古文詞詞多爾雅梅氏其先用經術顯余
小子倡爲古文詞人爭駮去之而獨季豹與余
遊始季豹習儒檢小廉而自遊余頗任俠達節
人益疑爭駮去之公怡然不駮也使終與余遊

而間問余兒眎若所謂古文詞何余謝不敏夫
余誠先驅而季豹超乘公色喜而尉王賊曹宛
雒名都會豐饒公貽書尉寧繆出無闌入寧宦
減產無以仕爲市余家適鼎盛冠蓋相望不亦
園舍陂池交錯如繡或一二少年鮮衣文馬搔
頭美姿斌斌都雅爲里中一時健羨而公閔焉
不醒也曰吾野人也知樹藝而已樹木者其雞
口兔目瘤椒蚩趨之初殖之必欲其深培之惟
恐不固也及于材而庇牛馬庵日凌霄則斧斤

入焉穀歲一獲必倍入再獲則入微三歲而再
稔則再不稔余小子每更端公公舉以爲訓而
又以今族日大廼衆日渙政日隳衆渙則情孤
政隳則教弛因及家太中時事輒齎咨慕說之
云蓋太中之政于家也二三長老實提衡之公
性雖稍戇不骯骯而其于羸乏開塞之際若省
括若操量故未嘗不卒歸于平康而一稟于正
則彼一時也是數千餘指者瞿然皆見德而不
見力而私庭清議遠于司空城旦書抑庶幾禮

讓之餘風矣鼎祚氏曰余于少公爲從孫少公
佗質行甚具第卽所持論豈必事佔俾屈首一
經然後爲儒哉然少公故善易矣其于易也以
卜行卜奇中昔嚴遵沈冥卜肆而與人言必依
于忠孝至其所自言益我者損我殆善易者也
向子平讀損益而歎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以今
觀少公力于耕固不必垂簾取百錢自足而尚
羊文春敬亭之間不必五嶽游其以廉約勅后
人以樹執喻也與損益之指符矣向平嘗劾劾

昏嫁而其子無聞君平其子與年不可考要此
兩人者亦未聞有賢配則少公殆爲過之而季
豹猶嗷嗷也箕方困諸生無能爲二人顯義且
人高吾翁處士名耳毋夫人內德不出于梱卽
吾翁之得足于耕而箕得併力文辭也咸母夫
人之繇余謂史談卽發憤周南非其子遷能紹
明世誰復知有六家同異者安仁閒居一賦而
其母迨今以潘輿傳季豹比著小衍十餘篇本
物孳象數之致以契公大卜之微其爲紹明莫

大如是惟余曹之思塵于族而俾渙者萃隳者
振也圖所爲壽少公天必安少公以未賴余曹
而少公安孺人亦惟孺人是永賴邇者吾里多
壽徵少公有兄司訓公年八十從封大夫之列
黃州公日醉二參而隱于詩奕詩逾工奕率勝
其耦里中偉衣冠蒼須眉暉映也

壽尹封翁序

語曰世謝元樸人關大年余竊嘗疑之迨今觀
葆真耆德之英往往蹈棋履應軒然陟上壽余

然後知天道固有獨屋焉余未皇徧述所睹記
而卽寧國守廖公判高公及余孫某嘗稱其丞
尹公封翁云翁務倣偉偶儻顧叱玉潔修喜施
隱靈芝竿箒歛冢屐間髮髯未老其自貴乃
爲清鍾大鏞五父之鼎皮於明堂之序而所欣
然日爲用者也翁雅言曰嗟乎丈夫生世豈使
獨龍蛇哉吾以抱朴明農盍亦以其事責諸兒
輩乎乃罷丞公修經術蜚聲蕪林擢進士爲郎
以直左今量移宛陵間有所不足曰兒輩遂不

能以貂金爲太公壽乎翁聞而止之曰令易而
操爲選儒突梯以好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貂
金也蓋今歲五月之十八日翁進而七十諸孫
咸斌斌栢栢文武登顯傳稱明德者不當其世
其後必生達人非耶而翁代有貂金矣翁冢孫
孝廉君方遊南雍因省郡丞公于宛上而歸爲
翁壽也諸僚遂置酒遙拜以壽翁而各有所陳
言守廖公之言曰夫上帝欲爲人主宏太平
之業計必有碩德臻而人帝乃下眎於蜀而得

蜀之峨眉以其地東巴峽之水而下承之爲錦江以全爵萬流其氣鬱礴而無際以此祝翁之德有矣高公進而言曰帝眷西顧而得秦以告成之嶽五而秦擅其一至所謂太華者又巖然今古以此祝翁之貴有矣孫某亦進而言曰帝又下眎會稽則神禹會萬玉帛之所東海長風之激射橫波之誅宥以此祝翁之福有矣翁之深仁累澤真足以當帝心洽人意而食其報廼始舉寓內名山川歸翁以壽是元淑之所鍾也

尹公乃拜手而辭曰何家君足以稱諸君之旨
唯時 聖化光瑩宇宙天符地禎比者太史志
端壽星見于南紀而予滇實當其境客自余鄉
至言茲夏五青雲糾如來自天際蕙龍滴淳粹
若翠蓋集於居第之上此或壽之徵也豈敢稱
諸君旨哉予聞之輟然曰夫古今耆德君子賁
疇丘園其操行風格樹標鄉國者雖數數見然
而榮壽並歸翁躋者願者不多概於文辭士大
夫振采於王路者都通顯以閔道博施未可僂

指若翁者載籍稱猶難焉豈非造化之苻跡而
壽祺寵命駢集如素孚然卽緗圖玉檢者亦莫
闕其秘矣余固知尹公之壽其親當必有鴻章
麗藻揄揚其世懿以輝映昆明寫奕點蒼也昔
詩人頌壽永年大都以如山若岡陵爲文先是
諸君之爲祝悉矣余且耄略叙序其事致余孫
增酌者之辭廖公蜀人高公秦人而尹公滇人
白沙翁焦長公八十序

自軒轅鑄鼎丹成遂以龍升後代之言僊者悉

宗之至秦漢間其人主威畧足以雄決一世而越海封岳畢其志冀或真靈之一遇弗能也他若山澤之癯單約之產徃徃有異徵而俛獲竒授究其大指要不過嗇精葆形窈窈冥冥如廣成之對軒轅者其基胎又必先積功累行如所傳許子阿具在祕檢顧云有可化物爲黃金者第以漢尚方之財力而鴻寶之術竟亦無驗迄今尚多好爲之卽余所聞余友焦賓王之父白沙公少而好爲其術蓋公家黃山軒轅之丹鼎

與白龍之遺蹟在焉庀材品察火候幾幾若農夫之望歲矣而亦有驗有不驗彼漢武始而曰使吾得與黃帝同游去妻子如脫屣耳既復自悔以天下豈有仙人焦公卽用其術稍挫產不爲悔不爲信道之篤哉晚廼謂道家必內丹成然後外丹可就因一切謝黃白草木而從事吐納引導以冥契窈默之指今行年八十矣顏益赭行爵躍飲啗瞻聽不衰望之殆知爲有道人也余繇賓王旁習公公十九稱孤割所有而撫

其三弟以有成立焦氏宋鼎元炳炎後爲太平
甲族將萬指公性勁直不諧俗蚤從從伯僉憲
先生而卜余宣之南境以居賓王精博士家言
兼攻古文辭婁首其邑士選及試京兆固婁困
而公皆不入于其心朝夕惟訓賓王若孫輩以
孝弟力田有行義而已故賓王嘗撫其兄孤子
以有成立猶公之撫其弟庭以內穆如也此不
有所以緼之胎而培其基者耶稚川有言周孔
之道與偃佺安期同體異用焦公之于道深矣

而稚川其時以丹砂請令勾漏則方術之云可
化黃金者抑安得盡非之是月嘉平日丙申適
公覽揆之辰汪君及余羣從諸子駿兒都咸賓
王友善及其門弟子屬余言爲公壽余度公昇
日道成而且遊戲人間爲陸地僊也卽賓王遙
承其先烈以顯被公公必皆塵跡之曰古昔雄
王之殫威畢志所不能一遇者而一旦集我更
何所加我余何敢更以逢世之言進姑相率而
歌金巾奉玉壺以酒公幸公其以軒轅之餘丹

報祝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石門公暨劉太君六秩序

語有之中古之世道德足養其壽命非貌言也
蓋其時猶近沕穆其人涉世不甚深取於世不
甚廣材知有所不肯竟於物情有所不必窮則
握之已者常羸而受之天者靡損故俗多長厚

之風家躋仁壽之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
也在昔英誼之主往往尚高年臨雍拜老袒割
饋醕以勸成其化保乂其生誠重之矣今此禮
久廢不舉風會日流人亦爭機利姦鷲務華慕
羶自雕自琢以漸搯其真趣其算然而愛深望
至實未有不交相祝者也吾族數千指比八九
十歲老人黃髮鮐背輝映間黨若吾叔石門公
以歲戊申季春始及耆公少游太學爲東藩理
問遷同知寧州致其事以歸也當公之里居性

簡靖省贊聘往來兄子鵬舉甲第入則中秘出
則巡方公不有所藉以矜詡其門閥及公之東
而理藩西而佐牧奉職循理卽從弟在銓曹亦
初無所藉以發抒其意氣當路者益以是重之
迺公直投劾去矣是時州太守爲余友方子及
亦自免還莆中豈有所歆于公平大較公不欲
極才之所蕲又不欲驚世之所趨食不重簋衣
不襲純行逡逡惟萬言囁嚅若有坊其殆庶羸
乎已而靡損其天者耶公茲體腴神王望之若

壯年以是知道德足養壽命也何獨古爲然顧
公諸子咸競爽迭起文采彪炳長者玄符試輒
高等廩縣官公第由然聽兒曹爲之爾未嘗聞
嚴夏楚而日以青紫幾幾也則意更遠矣公之
妣劉太君者前一歲丁未登六秩婉嫕惠敏與
石門公媿德焉而前後又偕壽誠吾門盛事也

贈劉太學五十序

夫生而有所以養之則長生生而有所以治之
則厚生迺其生厚者類多乘堅刺肥或日涵於

酒娥眉皓齒二八代射則以爲宴安之鷓毒伐
性之斧斤此於用不大相繆鑿哉是不然養生
者在蚤服而重績繕氣而葆真故其爲言曰事
天治神莫善於嗇治生者亦大較在去甘攻苦
彊本而節用彼漆園吏逍遙其衷洸瀆其說於
道庶闕其倪焉而養生者則有主昔名儒之論
學也謂莫先於治生故善用之其微渺至可與
四時相禪於天而生以長其好者與泉相灌輸
於地而生以厚吾於解牛得養生焉機之所通

又何繆鑿也。余常持是說以質某君某君首領
之一日某君從弟文起以心源劉君五袞之期
來告而介某君徵言於予將無忘所聞余疇昔
耶余惟劉氏稱久遠而最著者無如中壘中壘
經明行修迺猶以上興神仙方術事而淮南有
枕中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遂典尚方
鑄作言黃金可成及其上書陳災異指斥外家
而又傳列女微風后庭放佚炳然烈矣劉君少
卽負文名與某君爲同舍生嘗游於宛谿先生

之門墻習聞正學而尊人某翁以素封顯郡中
當老而倦勤也君自太學歸爲家督雖事耕作
乎務施與敦宗親豫而能約豐而不翔可不謂
經明行修哉今年屆五十在禮稱艾而服官政
者也君聞語人曰吾藉先人之靈有田一成有
屋一廛吾取天之餘以養生盡地之力以治生
退不標跡進不攘羣吾志耳余心躋劉君然願
劉君且無忘進也頃者官府格閱愛時有所睭
偏而權時有所旁落假令憂國奉主有如中壘

安得如劉君言者而况劉君受鄉先正之學必
軌於道豈復爲神仙方術而已劉君有二丈夫
子並占一經方修其世業而嚮用之中壘子歆
卽有經術顧黨於新室論者以其父子學車輔
而行薰蕕以今劉君視向所獲益多向初欲化
物爲金竟爾無驗徒矻矻宦貧窮年讐校之役
何厚生之有以故知劉君得於天者全也余往
邁劉君色澤而度蘇似頗有養者然私度其年
三十耳文起言劉君居常不兼味不純帛與濮

孺人儷德而諧室無姬媵益以信無所以濁之
迺徐清無所以盈之迺蔽不新成可以厚生可
以長生可以全名可以儀刑儻世不無耽鳩毒
而狎斧斤者請以余言告之使並躋仁壽之域
則劉君所爲壽者不恢乎大哉是惟良月旣望
三日文起先率內子載拜致萬年之觴者三修
子婿禮然後梅氏別駕諸公而下幾數百指以
次入稱壽爵無算

雷長者六十序

郡有雷伯洪先生伯仲以文學高等起黃池廩
縣官先大夫嘗主教志學書院在坐數百曹獨
欽重先生而先生季弟省齋公以孝顯晚廼學
佛頗有得學人宗之今所稱雷長者公冢子也
長者仰承其先緒而務拓大延引之雖一布衣
乎內行甚備至就養終事壹稟於禮而奉繼母
崔如所生則復名雷孝子矣顧亦學佛與余弟
海藏竺結白社時遠來印證葢黃池多善知識
僧嚴習薰修屏楚城若耆闍而襟玉溪若阿耨

也者實自雷氏諷導焉歲之庚戌攝提貞于孟
既長者年周甲子也次君聖水私其姪孟錦謀
曰予聞至親無文卽文焉將無信曷若要梅子
申祝者之辭梅子者余鼎祚非能爲辭者然辱
世交久且亦學佛余根下無所深悟請淺言之
夫學佛之宜於壽者凡五學佛則重宰殺禁踐
生而仁心爲質慈憫之爲用最廣是宜壽攻苦
茹澹菹藉充虛而飲不至腐腸味不令爽口是
宜壽蛾眉螻首見謂革囊體爲多漏則必密帷

牀之戒而嗇精氣之藏是宜壽其教在忍辱明
退讓與物無競可免於債性而煬餽是宜壽以
世界爲缺陷以諸有爲幻妄勢當無累基之危
積無撲滿之患而長者猶財法兩施爲衆所歌
舞是宜壽之數者長者皆躬自有之非若世稽
首抱足跡佞佛而已其爲壽自無量惡用余言
是拘拘者爲乎雖然有一轉語王稚遠與慧遠
書以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荅之古人不愛尺
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達矣而自無

量壽佛以屈印度寶掌和尚壽一千七十二歲
則長年似亦所貴也身一也而禪家有色身法
身之別色身有涯法身無盡是一是兩長者其
試與聖水諸君叅之古宿有一語叅之數十年
而感時觸物或訶罵搥擊始躍如者雷長者繇
茲耆而老躋期願必有進於是庶以示我長者
宇國和里族人尊之曰養明先生自署曰唯淨
居士博涉尚古爲詩有支許之風旁通天文地
紀而玉水漚言者其集也悶不肯出卽余未及

見度長者意若曰百川學海是其一漚耳又若
曰是豈真我哉彼漚自起滅海固自如耳殆如
泡之踰也長者有四子以次誦通聖水孟錦則
業先鳴矣伯洪昆弟所未盡酬者必駿發其後
人雷氏之吉祥善果尚取券于斯

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袞序

自昔魁杰之士其材焱迅其氣驚發初恒欲奮
然一見于世而其旣也事有不可遇有不必則
多歛華爲質操壯爲齷以委諸寂莫之濱恬愜

之境安期生以策干秦皇不用迺留玉舄而去
之它若儒而昌黎眉山貴而裴丞相白太傅輩
之于黃面瞿曇也授衣留帶敷座安名羣焉飯
依之恐後此其人未嘗不事遂遇合也蓋水涸
而天根見殆理有固然亦人情之必至乎余姻
友友伯先生今大銀臺陵翁徐公之冢子邑所
稱徐長君者云長君有異材負奇氣人也少游
鄉校業有聲起而曰以友爲字友鄉國耶游太
學與海內外之賢豪長者游雖數奇不售名實

著矣是時銀臺公繇郎守成都尋副浙臬叅洛
藩長憲于滇以左轄東藩所歷非劇郡則大省
會壹意急縣官是務而以家棟屬長君長君以
獨力肩家政以廣胤進徐公于是禱于嵩而次
君生禱于岱而幼君生實維嶽降焉銀臺宦廉
而家漸以畝首闢奴客檢堂廉翼如庋閣有序
者咸長君以也然悉從力本無溢入長君師東
越董生爲買一姬以有子歿則撫其子以復有
室里楊生學無貲幾爲人傭助之使竟其學毛

氏纍而自粥妻以贖爲解其纍而還其妻四境之內誦義無窮因以推用銀臺公之教者又長君以也夫張而能弛積而能散天之道也長君蓋已蚤見之及歲庚子長君年及艾一旦憬然悟曰吾始逃勢若阱逃利若膩猶知有名也已而逃名猶知有身也吾今悟四大之假合百千歲之爲剎那也吾其一切空之乎談空者莫若竺乾斥千餘金而爲芥子菴以崇設像教齊心禮足庶求無生之妙指蓋至是而始足窺長君

之大矣。余有孫息字長君，伯子之子仲子與余
兄子同筆研，獲從舍中人習長君之有內德也。
大較謂長君之內魏孺人，後長君生三年，今歲
癸卯，屆五袞，性敏給而孝儉寬慈。凡長君之所
爲，關田考宮訓子弟，御臧獲皆孺人佐之。余以
爲此豈非材且賢，或猶女德之常耳。陽主施陰
主受，故聚而不能散，入而不能出者，陰教率然。
長君一散而周人之阨，若懸橐再散而治佛之
廬，若布金外無所恡，中無所櫻，俾四境以誦義。

公子而不二之門有長者則孺人以也至是益足窺孺人之大矣余二三兄弟及羣從將以端月六日爲孺人設悅之辰圖所爲祝者且長君戒前期無受祝茲併修闕事禮也余惟長君冀如龐居士夫婦求無生何論長生擬出世何論住世顧非有二也無量壽佛非無生者乎千歲寶掌非出世者乎要以得恬漠之極致而已銀臺公八十杖國四世在庭嵬焉齒德長君與孺人日侍膳金緋鶴髮之翁時問課玉立鸞停之

孫若子仰融融而俯熙熙世法備矣然方將求所謂无上至道而皈依之卽千百歲爲刹那茲未足以盡長君而爲孺人健羨也雖然彼皈依者未嘗非儒而貴者也從道伯仲具文采風概安知非白傅裴相之一流人乎

從叔右溪翁七十序

夫好佚而不欲勞者人情哉顧罔不失之佚而得之勞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名以茂勞則勤勤則不匱而業以竝不寧唯是勞則志壹而

力顓志壹則精氣集力顓則多岐不分而生以
永吾嘗持是以概于世率無爽而于吾從父右
溪公其說猶契云右溪公者處士兩池公之仲
子也初授田畝百耳治之十餘年而十倍之嘗
一試爲扶溝尉此勞人之職也公盡節官下爲
令張君所倚重未幾而公惟之曰吾與其僕僕
馬首也孰若嬉嬉于吾之畝首乎與其罔上浚
下而獲以無故也孰若因天任地而享其自然
者乎吾欲用之家矣遂乞身歸其識度固越人

矣歸則揆水陸之衷而宅之左右百里以上控
寧陽下縮鳩茲爲委輸之所惟之曰吾聞之本
富爲上第益督治其畝鍾之田而拓大之而公
材敏給蟹螺汗邪辨原隰之宜無曠土金穰水
毀司雨暘之候無失時爇山䟽陂有竹樹果茹
彘特禽魚之人而或時出機素旁足以佐稻梁
無遺利校初所授業百倍之矣然而公豁達無
機事亦無所借資也究其所以臻此者則暑不
蓋寒不煬以庶夫泥蹈橈山乘樁無寧居晝有

爲宵有慮俛有拾仰有取無宴息抑心力之俱
勞焉若公斟出內權子母之間又綽然有餘無
致期無竭澤戊申歲大潦首捐穀數百石無庸
勸它若聘問燕饗必從豐無腐財而廢禮以故
百里之內誦義不休而三賓飲於鄉最後兵憲
金公正人也時守郡以書先肅公公今年七袞
矣業日以竝名日以茂非苟而可也則能勞之
效著甚彼好佚于游皆窳偷安逮其志殫能索
奚以哉時屆月八日與長至之辰會是謂長生

我子姓方聚族而爲公祝因質鼎祚昔軒皇氏
之受道空同也曰無勞爾形子廼謂勞可以永
生詩矣廼茲契之右溪公老而有壯容嚙決若
沃雪驅策若御風時而寧陽時而鳩茲若在榮
在雷子言抑有所受之乎余應之曰吾受之屨
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帶之銘曰慎必恭恭則
壽夫火滅修容一舉足而不忘慎斤斤焉何其
勞也而富與壽則歸之吾曹所爲祝公者具在
周書矣有尊行者持觴而復于公曰鼎未學禮

乎禮之記七十曰老而傳公多男而材三爲邑
學生一籍太學諸孫並翹秀一歲而納婦者四
人后寢熾矣可傳矣古富而未有爵邑者命曰
素封以得比封君也諸子當次第以公顯拜命
于朝何言素公蓋請佚焉以聽其修而息之
乎公怡然醕曰敬舉君之觴鼎小子復越次而
進曰公以長爲政于族矣尋卽自解去自公之
解去而族之萃者渙祖宗之廢丞嘗者殆周星
矣萃與渙之詞皆曰假廟蓋廟所以保萃而理

渙者也傳有之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焉唯公圖
之抑亦先處士之貽也公瞿然起曰子稱人而
及其先孝也頌而不忘規厚也吾何敢忘吾先
吾少睹先人之政于族矣是非可否子先公無
預焉悉需令于長者至其成靡不入也靡不合
也薦時食而旅獻酬雍雍肅肅此其羲皇之世
乎吾老矣日稷而望蔭其何及遠吾與子姑酌
彼金罍乎聞之三十年爲一世世之盛衰相代
也吾與子更三十年而觀于廟必有明達者出

焉子志之以無泯今日之貺

從叔起莘先生六十序

起莘先生者余叔仲珍也先生生後余二歲爲
邑諸生及受餼學官並後余數歲以次薦則後
余十數歲先後薦之歲皆就北試被放也往余
年六秩以一艇遊客江上先生今年當六秩亦
避之江上而余獨身往先生有所侍以往其勝
情可想矣吾宗子姓多先生所撫訓圖以一卮
壽先生而跡之不可得屬余言代之余惟昔者

嘗固辭諸君之有言矣以已不欲施之人則非
恕余卑行也卑固宜致于尊者違之則非禮回
環旬日而先生歸自江上鼎祚因申之言曰古
先盛時氣化惇龐人多壽考尚父七十釣茲泉
而始有後車之載鬻子九十有道符之陳抑何
其達之晚而遇合之難也然姬文一見而卽尊
爲師且徼惠于先人太公望以無能捕獸逐麋
之夫而驟與之策國事又何其識之早而遇合
之易也蓋其時上雖急得士而咨于番番之黃

髮必待其志堅材練則任之不疑下焉者量而後進求而后與亦不敢以未習之身而湯焉嘗試漢尚近古洛陽少年一旦而痛哭流涕欲以改制度易服色孝文謙讓未皇終不以加絳灌之上至武帝名好少矣迺若公孫弘菑川六十之叟耳一言合意徒步起博士立拜卿相綰平津之侯印實未嘗賤老也先生少卽以經義旗諸生試輒首至都試則累罷去也初治易徙治禮嘗有分曹以精禮舉之而主者中格其爲義

會文切理直扶聖賢之輿指以庶追弘正之遺
風非若今蛇神牛鬼軋苗鉤棘而已茲且爲吏
部選人需次官博士矣夫平津年六十徵以賢
良以不能罷歸尋有詔徵文學菑川復推上及
對策太常第居下當是時弘卽號恢奇多聞抑
曷由見焉及爲人主所厚遇日親貴則士亦以
賢之矣貴賤無常家詎不信乎先生之始累罷
去舉而中格與弘何以異起家爲博士亦類之
若天子擢弘對第一召入見 上方鄉文學招

俊又先生寧獨不類邪予小子竊謂先生之猶
勝弘也弘曲學以阿世多詐而鮮情實爲廷臣
所非先生居家有亮概不激不隨則先生勝弘
朔方之難發十策不得一先生多謀達世故事
至本末成壞預計之無爽則先生勝弘以三公
爲布被飾名中尉詰而故人怨先生內備姬侍
外不爲磔刻食一肉脫粟則先生勝弘平津之
封一傳遂坐法失侯先生之諸子並有聲在士
林夫先難而後易挹彼而酌此者天之道也當

必奕世早達以償先生之遲暮則先生勝其猶
最勝者平津年董八十餘先生生長身豐下面方
背窿固壽者相則先生勝所微不逮者 國朝
文臣自劉誠意王新建二三公之外罕徹侯之
封耳有進者曰子年亦六十耳曷不從先生出
而偕翱以翔乎余謝曰此所謂量而後進也獻
歲先生北首矣不有居者孰與行者敬亭之陽
文脊之陰余願爲先生處守焉先生生之辰孟
冬望之五日序之日長至月朔也

十長兄賓瞿先生六十序

文脊距蒲干半舍巖洞奇勝所爲瞿礪被鹿裘
隱石室桓宣武命伏滔銘者也從兄子綦每遊
大醉輒據石而呼曰爾爲主我則賓之迺自號
賓瞿今年耆里中尊之曰賓瞿先生云然先生
其初非隱也籍名博士試高等且待廩已用貲
入太學爲按察照磨於豫章遷 王國之屬賦
一笑詩以歸一笑者居嘗好諧謔或傳先生以
笑忤宗戚顯人有是遷先生不譚也歸而目稱

告足稱蹇以謝絕應門出則以筍輿或以騎遇
酒必飲飲必酣酒不必旨所與飲不必其儕拇
陳奕碁不必勝以取適而已過而覲先生之庭
花樹郁郁誦讀琅琅使人悠然忘去也故所至
則親人擬以爲柴桑所居則穰人擬以爲畏壘
有進而擬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爲近之然
不聞蘧氏有年也夫論壽者一曰命之自天人
焉得而制之一曰葆之在人天因得而培之之
二者若相淳而實相承先生之儒而仕與人同

而升沈淹速不置悲喜應而求與人同而高下
良苦不生分別無所以滑其和無所以撓其性
人貌而天是無天損宦辟則味聊一染指先生
垂橐而旋奉身而退爲不盡其用有質而負有
要而忘先生爲之已責爲之彌縫爲不盡其情
兩構騎省之悼一遭西河之戚藜羹在御裋褐
自完爲不盡其享夫不盡則有餘有餘則重積
是無人損益以天則殖命于天以人則葆固于
人天人叶而福極臻六十之年始壽耳伯玉之

化境殆有進焉余小子以漸舉尼父之從心衛
武之勤物進先生恢乎其有餘地也先生覽揆
之日次于鷄尾其干壬午仰符 天子萬曆之
聖期挹帝虹而就堯日太史奏有曄然見南斗
之分者先生之所爲壽星也有煥然聚高陽之
里者先生之丈夫子所爲德星也 天子方崇
禮尚齒當必憲老師更袒割饋醕亦猶行古之
道乎余生後先生凡七歲幼而同學惟先生是
儀茲艾矣無所服官政而爲政于文度惟是履

安隱稍得勝先生而神明之用則日損比將藏
其草于鹿裘石室分先生醉據之半席而逌賓
之越數十年更將削觚破管肩隨先生于閬風
縣圃之間賓金母而拜木公下撫文脊一卷石
蒲干一蠹水回視六十之日如暘谷之初曜矣
姑書此從諸昆弟子姓脩先生爵請以爲異日
券

上海吳翁七十序

士居常相與有所緼咸思一自見出而爲經世

之業或于世不逢而志有所紉則多高鶩遠引
絕故所知交闕其身而爲遯世之事若嚴子陵
之于侯司徒蘇雲卿之于張魏公是矣顧其人
率孤貴失和偏奇而鮮衷于道論者時亦欣賞
其操尚而已余內弟唐君澍所亟稱上海吳公
則不然震恒吳公者唐宗伯元徵先生友也少
負雋材工制義遊太學試輒優南人士乙丙之
際徙而北則宗伯實與俱宗伯遂聯舉魁天下
是時先生都試者婁矣謝唐先生去就選人丞

南昌稍遷叅晉闔先後並劇地以廉敏聞然非
其好也有母太夫人春秋高公復謝去曰此何
可以一日養易虘唐先生仕游顯至秩宗每有
意援公不應也公特出其所緼未盡于試者學
其子以經術悉誦通聲籍籍起雖序所未盡于
吏者用之家與時逐海壖故沃土公善占穰毀
察泉脉而里之布縷被服天下機聲軋軋與田
歌烏烏相勞也蓋務完物而無息幣故業視先
世益饒因斥其餘治一園黃浦之上雲亭風觀

帶壑纓巒君湜嘗得寓目焉極爲余贊其勝且
言公有勝情肅客以禮視履鮮健年七十而有
嬰兒之色卽期頤未艾也越歲癸丑夏四月君
湜以其縣弧之期來告曰公之年往所爲卽期
頤未艾者吾自卜之而公質行甚具子其爲吾
敘次焉夫吳公初以文友唐先生也何所多讓
而宗伯得時則駕建經世之闕業公安處散寮
奉職循理亦不爲遜世之偏行當唐先生之北
首居約也公不靳所有以資唐先生及宗伯都

華撫多推詡而公一無所資唐先生亦不爲杜
交滅景若子陵雲卿而借唐先生以獵鵝引之
名今且行年七十也仰奉九齡之母帥子婦朝
夕上食作荆蘭舞俛撫奕世之雲若仍課誦分
甘老者鵠峙少者鳳舉而公歲優游其間隱不
違親退不標跡修倫紀之常享庭闈之順之于
道庶有所衷矣而高風雅尚世又復泠然歸之
君湜稔吳氏家閥更言公父處士公嘉靖季年
吳中倭上海猶烈處士爲牧里中之遺齒而飼

起其劓瘐者所全活居多公時甫冠實佐之而
公所分與貧交疏昆弟殆百計至讓產同祖弟
而時振其乏絕新廬舍于燬其孝睦有所授而
恢大之如此范少伯三至三散服桂飲水以仙
去以是知財何累人私之而封殖則爲圈鹿爲
牢豕公之而行德則爲豪俠爲仙遊太史公稱
蠡老聽子孫息之公太夫人前不言老有子一
恒伯仲者可傳矣彼宗伯之胤必以經世其家
者也伯仲幸相與講世而圖紹明哉是震恒公

也遵周官質劑之法而出入有經贏縮有度悉
稟于公平晚乃務本富力稼穡建學之役公捐
穀助焉而六丈夫子皆脩其故業益拓之太學
侍峰君則公之叔子余友孫以治之外舅也君
少遊成均婁試于京兆不獲售然已傾都人士
矣及謝歸反關却軌自託于處士之義宣之俗
近猶歛也好造請士大夫爲名高峭急猶忿一
語相稽輒窮歲鬪諍而借資以守勝君所與焚
枯酌醴推衿送抱皆故時貧交或循行田墅歌

鳥擊缶以相勞苦而已一無所外援而且和之以天倪履之爲谿谷退然如不勝舉蓋望其容而使人之意也消則君誠有之士繇太學出其末也必俛徼一命之榮而取償三倍之利市君弗之屑也余在輦下嘗見諸公卿頭童齒豁以及鐘鳴漏盡而奔趨竭蹶不休者亦欲豐祿廕爲子孫久遠之計耳君當壯蟬蛻于汗濁之中鴻冥于雲漢之表豈易能者哉夫以君負材不試而小試之家所就業日以多然而終不能盡

已之材于于焉融融焉以虛游于一世初不欲
盡物之情甚哉人之不可使有所盡而行無餘
地也遑哉不盡者之必有餘也君四子伯和生
聲噪鄉校間以次競爽必駸以昌顯而君年始
者則爲天之所迪篤綏祐而俾其康遂休裕以
衍餘慶者在子與年矣當處士公之斥金爲梁
青峰公之捐穀建學人爭義之而一時靳固者
必竊以緩急非益顧今若太學先生昆弟鈞致
不貲諸子起文學高等中外之親幾千百指其

所獲不旣奢乎以是信爲善之利卽百世勿替
焉先生之館甥兩曾君及以治友壻也合而爲
舅氏壽屬不佞布祝者之詞余惟婿之稱外舅
曰岳意蓋援泰山有丈人峰耳魁然峻極之岱
宗震四維而長五嶽所傳登封七十二家者類
皆秘瑞檢而祈長生此庶足以祝先生余論敘
先生之質行如右以備異日代王言者之采

東溪翁劉長公八十序

余年踰艾無所事會茲長夏日惟與二三同人

以晤言消之一日坐相質論壽予曰箕疇攸好
以錫福法言彌劭以戒年有虞之申祐日嬴之
平格皆是物也則先務令德乎難者曰東魯之
淵極望而神損東陵之跖既富而考祥故天誠
難謀而人或互勝予又曰夫欲長生莫尚尊生
辟之燭焉闕奧室則竟夕光熒置風檐則俄頃
鎔液道家指精氣爲三寶貴性命之雙脩且煉
以神丹輔以上藥則延年有術乎難者曰橋山
茂陵儼歸天上交梨火棗不與人間故雖盜道

無私而僂才難得予又曰南陽菊水多商巖之
老西楚桃源猶秦季之人或九代在雞窠 或
五世皆龜息迺壽固有所受之乎難者曰李耳
之後爲將不聞黃髮武夷之會稱曾寧盡青瞳
故雖魯雞不伏越卵而鳧短豈續鵠長予又曰
語有之祿也者所以持生胤也者所以衍生祿
以厚其根胤以養其志詩人頌千歲于俾昌祝
百祿之是荷意者亦人情之上願而久視之一
道乎難者曰青城之叟絕鹽酪何有常珍懸溜

之栖謝妻子正虞家累予嗒焉卒無以應也頃
之諸君以劉長公覽揆之期告蓋歷有四百八
十旬矣而以歲計之曰八袞夫劉長公者漳平
子肖先生元子也予因以諭于衆曰當漳平以
奉所生諱自免令歸也一時士大夫高其節廼
長公實贊成之予及親覩公七十孤而烏烏孺
慕也殆世以孝聞公有仲文弱母太君猶憐愛
焉長公卽獨任勞爲家督然絕無所私嘗丞湯
溪有吏能兩薦于朝坐失一上官旨投劾去

諸君唯唯曰劉長公誠令德人也漳平與後太君並眉壽太君距期頤數年耳周文王夢九齡而與其子武者三則所距之餘必與長公躋大齊無爽矣不可謂有所受之哉諸君唯唯曰壽者授也以與爲義長公頗直中觸事易發而事過不留冢嗣之歿不以其賢故致太戚視西河爲優予恒聞長公譚稽事大校辨五土之宜若六穀之性與時節宣順之而勿傷夫養生一也彼得之解牛此得之播種機相通也雖然長公

亦有天幸焉卽吏廉微祿尚足以代耕卽杭孺人捐中道而繼妃孟足媲美三丈夫子具質行績學相與怡穆若長公之于仲也孫曾之長者擗管幼者舍飴足自娛而長公方刺肥健步履抑何必餐落英烹五石哉要于語所稱生而持與衍之者長公得之維夏之季日巳酉後君匪譽伯仲汪君原勺輩咸中表親也暨予兄子好爲長公甥者共籍予小子言拜長公于堂以爲康爵侑已而諸君蹶然曰梅先生猶賦茅然其

言是吾曹昔所難先生無以應者也今劉長公
一一應之予以故知理之所趨雖堅白異同詭
辯不克易其說天之所格雖百千萬億巧曆莫
能筭其年

敬源劉次君七十序

劉次君震仲丞山陰也無負丞大學士朱公心
重之後三年禫而謁銓朱公將丞以會稽次君
不敢應迺補瓊州之文昌文昌漢紫貝地瓊環
海數千里而爲郡唐宋所常以待遷臣者也未

幾擢海南衛經歷致其事以歸余訊之語余曰
吾習觀于海矣瓊故海賦之所謂南澗朱崖者
也當其洪濤瀾汗峻浪消泐蕩雲浴日挺地稽
天望之眇不見其端及其怒者緞賊者夷翔陽
御舒一碧萬頃忱百谷之所王而天下之閱覽
也吾嘗習海之風矣當其月暈蜺繞霾曠颶興
警乎噉焉虎嘯雷轟拔木發屋巖石影沙其何
寧攸居乎及夫箕伯翕舌封姨戢威織蘿不動
一塵不飛則亦足以辟瘴癘而解蘊隆也吾又

嘗習海外之氣候矣昕夕異節絺縵互施一日
之中有若華嚴藏之所爲八寒八熱者焉故吾
于是而悟人世之興替消長猶海濤之潮汐盈
虛耳物情之喜愠亢抑猶颶之作止起滅耳吾
且知炎炎者與凜凜者之殊趣也其始而飲冰
者或終而內熱也眎海外之候何別次君抑善
游觀矣以是信君子貴閱覽遠適而井窺牖守
者之足鄙也余問昔遷臣之遺跡在乎次君憮
然曰吾嘗經儋耳拜東坡祠下躊躕咨嗟不忍

去因念吾曹以丞蒞士民之上贊政而宣化非
若坡仙之遷徙流離有署可居非若坡仙之蛋
塢獠洞祿雖微差贍歲而稔酒者清旨宜醉非
若坡仙之無藥物醬酢卽近建言諸人不無廢
斥然未有遷置海外扼之於窮極如蘇子者則
聖德之如天也余益服次君之言恕而達子瞻
之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曰何時得出此島
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
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故其處夷險

若一而胸中超然自得焉次君抑善觀眉山矣
余時察次君貌腴氣和非無得于胸中者度其
年必長彼其于寒暑之代謝流坎之行止一付
之海濤天風而已夫孰得而櫻之越數年甲寅
秋次君之年登七袞貌益腴氣益和宦廉食貧
晏如也余初所度者有徵矣有謂海外多奇藥
靈膏古言神仙亦遠在海上次君必有所密授
祕不語人者或然乎玉山劉氏世多壽父漳平
公玉峰先生母後太孺人近百齡長君湯溪公

方年八十七番番若若照映里閭也初次君嘗
割股以起漳平而父事湯溪溪晚得子公庸賢而
文復孝事父是孝亦世之矣是歲春長孫生皆
吉祥善事也洞微志載瓊海楊宋卿壽百九十
五有九代祖雞窠小兒者不飲不食不知其年
歲豈次君在瓊別有所授耶漫志之曰說海需
九代後而余以質次君